

瓦尔登湖

〔美国〕亨利·大卫·梭罗 著

林志豪 译

【人与自然的心灵经典】

【自然与人的和谐共鸣】

每个清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
让我的生活像大自然一样朴实、
纯真！晨光微露，我便打开窗
户，坐下来。一只蚊子飞入房中，
跋涉着它那不可思议的旅程，我
被它微弱的嗡嗡声触动了，如同
听到赞美英雄的号角。一个人如
果不相信每天都有一个更早的、
更神圣的黎明，那他早已对生活
绝望，走入一条没有前景的路。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of them, I lived alone, in the woods, a
from any neighbor, in a house which I
built myself, on the shore of Walden Pond,
Concord, Massachusetts, and earned my
g by the labor of my hands only. I lived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t present I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 I should
obtrude my affairs so much on the notice of
readers if very particular inquiries had not
made by my townsmen concerning my
of life, which some would call
trivial, though they do not appear to me
all impertinent, but,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s, very natural and pertinent.
I have asked what I got to eat; if I did not
bore; if I was not afraid; and the like.
Others have been curious to learn what portion
of my income I devoted to charitable purposes;
and some, who have large families, how many
children I maintained. I will therefore ask
of my readers who feel no particular
need in me to pardon me if I undertake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book. In
books, the I, or first person, is omitted; in
it will be retained; that, in respect to
form, is the main difference. We commonly
do not remember that it is, after all, always the
person that is speaking. I should not talk
much about myself if there were anybody
whom I knew as well. Unfortunately, I am
constrained to this theme by the narrowness of my
experience. Moreover, I, on my side, require
every writer, first or last, a simple and
true account of his own life, and not merely
what he has heard of other men's lives; some
account as he would send to his kindred
in a distant land; for if he has lived
truly, it must have been in a distant land
of me. Perhaps these pages are more
particularly addressed to poor students. As for
most of my readers, they will accept such
questions as apply to them. I trust that none
will stretch the seams in putting on the coat,
but may do good service to him whom it fits.
I could fain say something, not so much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nd Sandwich
Islanders as you who read these pages, who
would live in New England; something
of your condition, especially your outward
situation or circumstances in this world in

一场细雨后,草儿更青翠了。同样,当美好的思想
注入后,我们的未来将会更加光明。假如我们可以永远
活在现在,善于抓住现在的每一个机会——如同小草
不放过滴落在它身上的每一滴细小的雨露一样;而且
不把时间花费在弥补失去的机会上,——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尽责,那么,我们肯定会备受福佑。春天已到,而
我们仍徘徊在冬日。

瓦尔登湖

WALDEN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林志豪 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英汉对照 / (美)梭罗(Thoreau, H. D.)著;
林志豪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7.2

书名原文:Walden

ISBN 978-7-80700-125-6

I.瓦… II.①梭… ②林… III.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201 号

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 著

责任编辑 刘靖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三环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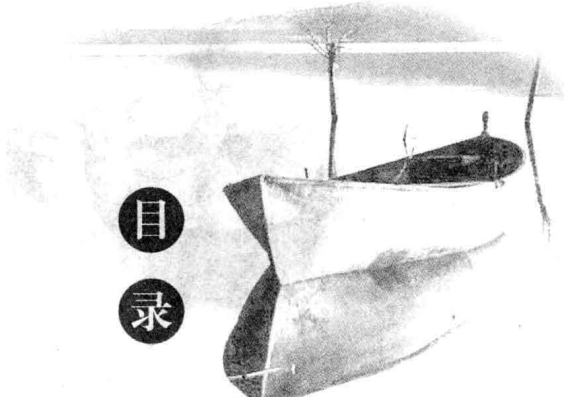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5

字数 200 千字

书号:ISBN 978-7-80700-125-6

定价:29.80 元



目 录

简朴生活 / 01

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凝练成自己理解的事实后，我敢说，众人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补充诗篇 / 42

这种美德，就像容许这无节制的勇敢大度的行为，帝王般的华贵，洞察一切的谨慎，博大宽宏的气量……

我生活在何处，我为何而生 / 44

时间只不过是垂钓的溪流。我饮用它，与此同时，我看到了沙底，发现它是那么浅。细细的水流悄然流逝，而永恒依然如故。

翻阅书卷 / 54

书籍本身就是为我们而存在，它给我们说明了许多奇迹，而且为我们揭示了新的奇迹。我们如今无法言表的也许会在别处找到表达。

声音 / 61

所有的声音，从足够远的地方听起来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那宇宙竖琴上的颤动，恰似横亘其间的氤氲，借得天空的蔚蓝，给遥远的山脊涂上一抹碧色，赏心悦目。

独居林中 / 72

有时我会感到在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中，人们都能寻觅到最甜美、最温馨、最纯洁、最鼓舞人心的伙伴，即便是那愤世嫉俗、最孤独忧郁的人也不例外。



CONTENTS

访 客 / 78

我远远引退到孤独的巨大海洋，尽管也有许多世上的河流向这里涌来，可大体而言，考虑到我的需求，只有那些最精华的部分才沉淀在我的周围。

青青豆田 / 86

当我的锄头敲打在石头上，便有叮叮当当的音乐之声在树林间、天空下回荡，陪伴着我的劳作，立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收效。

乡 村 / 93

不论何时在林中迷路，都是一种惊奇、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即使是在白天遇到暴风雪，人们走在一条非常熟悉的道路上，也常常不知道哪条路通向村庄。

湖 泊 / 96

比起我们的生命，湖水多么美丽！比起我们的性格，湖水多么清澈！我们从不曾听说它做过什么可鄙之事。

贝克农庄 / 111

记住你青年时代的创造力。黎明前就动身吧，不要有所羁绊，尽情去探险吧。让中午在另一个湖泊的岸边找到你吧。

更高的法则 / 116

我日常生活中的真正收获，是一些像晨曦和暮霭一样朦胧、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我所抓获的，只是一丝星尘，一段彩虹。



与兽为邻 / 123

我猜想专写动物寓言的皮尔贝们很善于利用动物,在他们笔下,动物们肩负重担,它们承载着人类的某些思想。

乔迁之喜 / 130

地面已完全被雪覆盖了,我突然间置身于一派冬景之中。于是,我缩回我的蜗居,尽量让屋子和心里都燃烧一团明亮的火焰。

从前的住户和冬天的访客 / 139

虽然这条路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便捷小径,或者是伐木者走的小道,但它当时的富杂与变化给游客带来了比现在更多的乐趣……

冬之兽 / 146

当湖面结了厚厚的冰层之后,不仅有了新的捷径通往很多地方,而且还可以站在冰面上欣赏周围原本熟悉的景色呈现出来的新面貌。

冬之湖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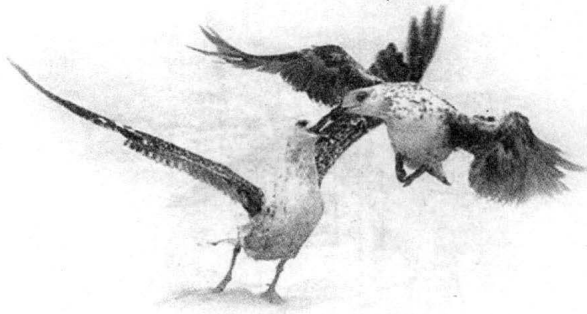
现在黎明已经到来,大自然的一切又生机勃勃,她从宽大的窗子探进屋内,恬静而惬意,并没有任何疑问。

春 / 158

四季转换,每个季节对人们来说各有巧妙之处。春天的到来就像开天辟地,宇宙初生,再现黄金时代一样……

结束语 / 167

让人目眩的光芒,犹如黑暗。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空才会破晓。破晓的,不仅是黎明。太阳,只是一颗晨星而已。



CONTENTS

Economy / 173
Complemental Verses / 224
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 225
Reading / 237
Sounds / 245
Solitude / 258
Visitors / 266
The Bean-field / 276
The Village / 284
The Ponds / 288
Baker Farm / 307
Higher Laws / 313
Brute Neighbors / 322
House-warming / 332
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 / 344
Winter Animals / 354
The Pond in Winter / 361
Spring / 371
Conclusion / 384



简朴生活

致读者

后面那些篇章,或者说那堆文字,是我独居时写的。那时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城里瓦尔登湖边有片树林,我在那儿亲手搭了个小屋,方圆一英里内没有任何邻居。我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自食其力。就这样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再次成为文明生活的寄客。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询,我是不会拿出这些私事来烦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认为这种探询很无礼,我并不这样想,考虑到种种境况,我倒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合理。

有人问我吃什么,是否孤独,是否害怕等等。还有人对我向慈善机构捐赠了多少钱很感兴趣;另有些家中人口众多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贫儿。

因此,在本书回答诸如此类问题时,我恳请那些对我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大部分书都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我”,而本书却保留了,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毕竟,总是第一人称在讲话,而我们却常常遗忘这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人都像对自己一样了如指掌,就不会谈自己这么多了。不幸的是,我阅历不深,只能局限于这个主题。

而且,我也请每一位作家,不要只写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迟早写一些自己的生活吧,朴实的,真诚的,像从遥远的地方给亲人写的信;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活得很真诚,他一定生活在遥远的地方。

也许,我这些东西更适合贫寒的学生。至于其他读者,他们会择其所需。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削足适履,毕竟只有适合的东西才是好的。

苦役之乐

我愿意谈及的这些事，与中国和三维治岛居民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你们这些读者——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却关联很大；这些事涉及你们的处境，特别是你们在这世界、这城镇的外在境况和环境。那是怎样的生活？有必要过得这么糟糕吗？就没有改善的可能吗？

我去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不论是在商店、办公室还是野外，居民们都在用上千种惊人的方式进行着苦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看到镇上的年轻人，要继承农场、房舍、谷仓、牲畜还有农具，这是他们的不幸。得到这些东西要比摆脱它们容易多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生在野地里，由狼喂养。那样他们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辛勤耕耘的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一抔泥土足矣，为何却要他们贪食六十英亩？为什么他们刚刚出世，就要开始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必须过人的日子，在前面推动一切，尽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曾见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啊！他们几乎被这些重负压垮，窒息得要死。他们艰难地爬行在人生之路上，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奥吉亚斯王的从未打扫过的牛棚，以及上百英亩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防护林！

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自然不必为这些负担所累，却也不免要为制伏、养活那几尺血肉之躯而拼命劳作。

可人们是在错误底下劳作啊。人类的精华很快就要被耕入泥土，化作粪肥了。正如古老的书中所说，一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宿命支配着人们：他们聚集财富，而蛀虫和霉锈将把它们腐蚀，盗贼将闯入把它们偷走。

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国家，大多数人，由于无知和过错，过分担于人为的忧虑和生活中纷繁冗杂的粗活，无法采集生命中精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也由于劳累过度，变得粗糙而颤抖，无法采摘了。

确实，操劳的人终日难得一时闲暇，让自己渐臻完美；他无法与他人维持最果断的关系；他的劳作总在市场上贬值。

除了做机器，他没有时间去做别的。显而易见，你们许多人的生活简直卑如蝼蚁，因为切身的体验磨锐了我的视力；你们想做点生意来偿还债务却总是捉襟见肘，——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拉丁语称之为 *æs alienum*，又一种黄铜，因为他们有些货币是用黄铜铸成的，还要在别人的黄铜中生、在黄铜中死、并在黄铜中被埋葬；总是答应明天偿还，可明日复明日，直到今天死去，却还没还。

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几乎想说:我们竟然如此轻率,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国外泊进的所谓的奴隶制度,有那么多刁钻野蛮的奴隶主,奴役了南北方。

有一个南方的监工头很辛苦;有一个北方的监工头更凄惨;而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你做了自己的监工头。人的神圣简直无从谈起!

看看马路上的车夫,起早贪黑地赶往市场,难道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他体内涌动?给马儿们饲草饮水是他的最高职责!与运输业的赢利比起来,他的命运又算什么?不就是为有钱的大老爷赶马驾车吗?

他谈得上什么神圣,什么不朽?看他如何畏葸不前,如何惶惶终日,既说不上不朽,更无神圣可言,不过是自己思想的奴隶和囚徒,不过是自己辛劳换来的一个名声。比起我们对自己的私人评定,公众的看法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暴君。如何看待自己,这决定了,或者说暗示了一个人的命运。

众人熙攘,寂寞而绝望地活着。所谓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肯定。从绝望的城市走入绝望的乡村,你不得不用鼠辈的勇毅自嘲。典型却不由自主的绝望,甚至隐藏在人类那所谓的游戏与娱乐之后。其间实则并无游戏,因为游戏是紧随工作的。然而,不做绝望之事是智慧的一个特点。

经验之论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生命的要义是什么?生存的手段又是什么?当我们用教义问答式的语言思考这些时,看起来似乎如此:人类之所以有意去选择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他们更中意这种。

他们也诚恳地认为再无其他选择了。而清醒健康的人都会记得太阳每天都会光亮地升起。抛弃我们的偏见吧,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与行为,如果未经验证,都不可轻信。今天人人都附和或默认的真理或许明天就会变成谬误,曾让人们相信,能在他们的田地洒下甘霖的一团祥云,只不过是一场云烟。

年长者未必比年轻人出色,甚至还不如他们,没有资格对其予以指导,因为他们获益的远远不及失去的。我们大可怀疑,那最明智的人,活了一世,又能学得多少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呢?

事实上,老人并不能给年轻人什么金玉良言,他们自己的经验偏狭局促,他们的一生曾充满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失败都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也许他们依然保留着某种信仰,掩饰着他们的经历,只是他们已不再年轻。

我住在这星球上已逾三十年,还未从长辈那里听到过一句所谓有价值的、堪称热忱

的忠告。他们没告诉过我什么,也许是根本无法告诉我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没有体验过的实验,他们体验过了,可于我无益。如果得到了任何我认为有益的经验,我敢确定那是我的师长未曾提起的。

一个农夫告诉我:“人不能只吃蔬菜,蔬菜不能为你的骨骼发育提供养料。”所以每天他都要虔诚地抽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骨骼系统提供养分。他跟在耕牛的后边,边走边说。让这用蔬菜塑造了骨骼的耕牛拖着他和耕犁不顾一切地冲破一切障碍。某些东西,在特定场合,的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例如孤立无援,病魔缠身时;而在另一些场合却成了奢侈品;再换一种场合,又变为一种全然不为人知的东西。

人生的所有境遇,颠峰也好,低谷也罢,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都已被他们的祖先游遍,该关注的也都被关注了。

但人的才能从未有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我们也不能根据先例来判断他的能力,因为以前的尝试验证太少了。不管你曾经历过怎样的失败,“我的孩子,别伤感,谁能指派你去做未曾做过的事情呢?”

我们可采取上千种简洁的方法对生命进行测定,例如:同是一个太阳,它催熟了豆荚,同时也照射着与我们相同的一个星系。要能记住这点,我就能避免若干错误。

可为它们锄地时并没想到这些。星星是何等奇妙的三角之顶点啊!浩瀚变幻的宇宙,有多少遥远而不同的生命,在同一时刻思索着同一问题!

自然与人生,一如我们的几个体制,变化多端,谁能预知他人的前程?还有什么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吗?

我们应在一小时内体验世界的整个历程,哎,历程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会比这更令人惊叹,使人增长见闻。

被我邻居称作好的,一大部分在我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有什么可悔恨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言行。我是中了什么邪,这么循规蹈矩?老人啊,你尽可能地去说那些最具智慧的言语吧——你已经活了七十岁,不能不算一种光荣了——而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背弃你的一切。新一代抛弃了前一代的业绩,如同抛弃一条被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地相信比自己相信的更多的东西。当把心思真诚地放在别的地方,我们就不会对自己计较那么多了。大自然能适应我们的长处,同样也能包容我们的短处。

一些人烦恼忧虑不断,几乎成了不治之症。我们生性喜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然而还有多少工作我们未曾完成!或者,我们倘若病倒了又该如何?

我们是怎样地提心吊胆!如果可以,我们决不依靠信念生活;白天战战兢兢,夜晚不

情愿地祈祷,然后再把自己交给无常的运数。

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认真而彻底,敬畏自己的生命,拒绝任何可能的改变。我们说,这是唯一的方式;而事实上,经过圆心能画出多少直径,就有多少生活方式。

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凝练成自己理解的事实后,我敢说,众人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生活必需品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曾提到的那些烦恼与忧虑大部分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少一定要我们去烦心,——或至少说——去关心的。

尽管在表面的文明中生活,如果能过上原始而荒蛮的生活,也未尝不是好事,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的必需品大体有哪些,以及怎样获取它们;甚至翻看一下店主古老的账簿,看看人们在店里最常买的是什麼,他们储存些什么,就是看看那些最零碎的杂货是什麼。

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是指任何凭借人力所能获取的东西:从一开始,或经长久使用后,而变得对人类生活异常重要的东西,野蛮人也好,穷人也好,哲人也好,几乎没有人尝试着去摆脱它。对许多生物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

大草原上的野牛,如果不去找寻森林或高山的遮蔽,只需几寸可口的青草和一方可饮用的清水即可。野兽的需求,不过是食物和居所。

而在这种气候中,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则可以明确地分为几项:食物、居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确保了这几项,我们才能自由地应对人生的真正问题,去展望成功的前景。

人类不只创造了房子,还有衣服,并学会了烹煮食物。也许是无意中发现了火的温暖,人类便开始利用它,最初只是作为奢侈品,后来演化成现在取暖的必需品。

我们发现猫和狗也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适当的居所和衣物能让我们保持体温;但如果穿得太多,住得太暖,燃料烧得太旺,外部温度就会大大超过自身体温,那岂不是在烘烤自己吗?

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穿得严严实实,围坐在火堆旁,还不感觉热,而那远远观望的赤身裸体的野人却“被烘烤得大汗淋漓”,真是令他惊叹不已。

我们也曾听说,新荷兰人泰然自若的赤身裸行时,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瑟瑟发抖。

野蛮人的粗硬与文明人的睿智难道就不能结合起来吗？

按李比希的说法，人体好比是炉子，而食物是燃料，使肺脏不断地内燃。天冷会吃得多，而天热会吃得较少。动物的热能源自缓慢内燃，如果燃烧得太快，就会导致疾病或死亡；要是燃料不足或通风不畅，火焰就会熄灭。

生命的热力当然不能与火同日而语，我们的类比也就到此终结吧。因此，就上述而言，“动物的生命”与“动物的热能”似乎是同义表达：食物可被看作是燃料，保持着我们体内的燃烧——燃料为人体提供食物，或从外部为人体增加体温——而居所和衣物则是要保持这些产生或吸收来的热能。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需求就是保暖，保持体内这生死攸关的热能。我们千辛万苦追求的，不只是食品、衣服和住所，还有床铺——我们的晚装。我们抢劫鸟巢，拔掉鸟的胸羽，来铺设我们的巢中之巢，犹如鼯鼠在洞穴尽头用草和叶铺设的地铺！

穷人常常抱怨世界太冷，不管是生理上的疾病还是社会上的疾病，我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苦痛一并归结为寒冷。夏天，在某些地方，人们可能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

除了烹煮食物，人们不再需要任何燃料；太阳是他的火，许许多多的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熟得通透。食物大体上说是丰富多样的，也很容易获取。衣服和住所完全、或半数是无关紧要的。而目前在这个国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只有少数几种工具就足以生活了：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手推车，仅此而已。对于好学的人来说，再有一盏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就够了，这些也只属于次要用品，花不了几个钱。

可某些不明智之人，偏要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那野蛮的、不健康的地区做生意，一待就是二三十年，为的只是能在新英格兰温暖舒适地生活，再死去。这些奢华的富人们不仅温暖了，舒适了，还热得反常了，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他们在烘烤着自己，只是某种时髦的方式。

大部分奢侈品和所谓的安逸生活，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妨碍了人类的进步。

说到奢侈与安逸，智者往往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属这类人，外在物质生活贫困不堪，而实际精神世界却丰足无比。我们对他们知之不多，但了解这些，也就非同寻常了。

近代的改革者和民族的恩人，也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苦的有利境地，才能毫无偏颇地、明智地观察人类的生活。

无论是农业、商业、文学，还是艺术领域，奢侈生活的果实都是奢侈的。时下，只有哲学教授，却没有哲学家。不过哲学教授仍是值得钦佩的，毕竟他们的生活曾令人钦佩。

成为一位哲学家，除了要有敏锐的思想，建立一个学派外，还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朴、独立、宽宏而真挚的生活。

要解决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不仅要注重理论,也要注重实践。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朝臣式的,而非帝王或英雄式的。

他们尽量使自己的生活会符合社会规则,与他们的父辈没什么两样,绝不是高尚人类的先驱。可是人类为什么总在退化?是什么让家族灭亡?是什么样的奢侈本性促使民族衰亡呢?

我们能确定自己生活中就没有这些因素吗?哲学家总生活在时代的前沿,即使他的外在生活也是如此。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吃饭、穿衣、住房、取暖。如果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他怎能成为哲人呢?

人们用以上我提到的几种方式得到温暖后,接下来他会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类似的温暖,诸如更多更丰盛的食品,更大更辉煌的屋舍,更精美更华艳的衣服,以及更充足更持久更热烈的火焰等。

启航瓦尔登

在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就会转向别的需求,而不会固守这过多的累赘。那就是他要摆脱平庸生活的假期开始了,他要体验生活了。

泥土似乎是适合种子生长的,因为它向下扎入胚根后,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上进发。

人类为什么要紧紧地扎根在土地上,不就是为了能与植物一样向天空伸展吗?高贵植物的价值由它们在天空和阳光中最终结成的果实来衡量,它们远离地面,卑微的蔬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算是两年而生的蔬菜,也只是被培植到根部长好后,剪去顶端,让大部分人在花开时节都认不出它们。

我并不想给那些强健而勇毅的生灵指定什么准则,无论他们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他们会建造比最富有之人的宅邸还富丽的房屋,他们会比最富有的人更奢侈地挥霍,却不会令自己穷困。不知道这种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我们梦想的有这种人的话。我也不会对那些从现实中找到勇气与灵感,并情人一般热烈地珍视它的人多说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属于这类人。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我也无须赘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实际过得如何;——但是,我的话是针对大多数心有不满、在可以改变命运时却无所事事地抱怨时运不济之人的。有些人,几乎对所有的事都拼命地、无可告慰地大发牢骚,按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在履行职责。

我头脑中还有一种人,这些人看起来富有,但是却是所有阶级中最为贫困的。他们虽然积攒了一些钱财,却不知如何利用它,或如何摆脱它,他们就这样用金银为自己打

造了一副镣铐。

若要我说出在过去几年中,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那些了解一些情况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惊奇,而那些不知情的人更会大为惊诧。我暗示出自己心里曾拥有的几个梦想就足矣。

不管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迫切地渴望改善当前的现状,并在手杖上刻上标记;渴望站在“过去”与“将来”的永恒交点——“现在”上,站在这条线上。有时我用语晦涩,请见谅,因为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多一些隐秘,我并非在刻意保密,而是我从事的行业特点使然。我很乐意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我的门口也从没写过“禁止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过一只猎犬、一只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游客描述过我丢失的这些东西的样子,描述它们的踪迹及叫声。我遇到过一两个人,曾听到过猎犬的吠声、马儿的蹄声,甚至看到了斑鸠隐入云层的身影。他们似乎急于找到它们,好像是他们弄丢的。

要瞻睹的,不只是日出与晨曦,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大自然本身!有多少个清晨,寒冬和炎夏,邻居们都还没有忙碌起来,我就已经开始奔波了!毫无疑问,许多市民都曾见过我做完事回来,黎明时分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动身去干活的樵夫,都碰到过我。事实上,太阳要升起来,我从来没有帮过什么大忙,然而毋庸置疑,此时唯一重要的事,仅仅是日出时有你在场。

哎,不知我在城外度过了多少个秋日与冬日,努力倾听风的言语,听到了,就快速散播出去!为了这成交的商品,我几乎在里面投注了我的全部资本,我迎风奔波,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有任何关于两个政党的风声,那必定是被一些政府公报抢先发表过的。别的时候,我就从悬崖上或树上观察,一有新情况我就拍电报出去;或黄昏时,我在山颠守望夜幕降临,期待着捕获到一些东西,尽管我从来没有捕获到多少,而且这些东西如甘露一般,太阳一出又会消失。

我在一家发行量不是很大的杂志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而它的编辑从来不认为我那一堆文字有可用之处。哎,这对作家来说太平常了,我千辛万苦,换来的只有痛苦。然而,在此情况下,我的痛苦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多年来,我委任自己为暴风雨、暴风雪的观察员,并且恪尽职守。我还兼测量员一职,如果不测量公路的话,就测量林间的小路和所有的捷径,让它们保持通畅,还要让溪谷中的桥梁能四季通行,人们的足迹验证了它们的效用。

我曾保护过镇上的野兽,这些野兽会跳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添很多麻烦。我也会留意田庄里人迹罕至的荒僻处和角角落落,然而我不大清楚约拿或所罗门工作过

的地点具体是今天的哪片田地,反正不关我的事。我也常给红越橘、沙樱、荨麻、红松、黑桦、白葡萄和黄色的紫罗兰浇水,不然它们就会在旱季枯萎。

简而言之,我这样做了很久(一点儿也不夸张),兢兢业业地做着这些事。后来我逐渐明白,市民们终究不会把我列于职工名单上,也不会给我一个挂名职务,让我领一笔小小的薪俸。我敢发誓,我报的账一向忠实,可的的确确,从未被查对过,更别说过账、支付或结算了。然而,我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不久前,一个漫游的印地安人,到我的邻居——一知名律师家中兜售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问道。“不,我们不要。”这是我们给予他的回答。“天啊!”印地安人出门时喊道,“你们是不是想饿死我们呀?”

看到勤勉的白人邻居那么富有——律师只要把辩词编好,钱财、地位就会魔术般地滚滚而来——他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生意了,我要去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

他以为只要篮子编好了,他的工作就完成了,白人会主动去买。他却不明白必须得让他的篮子值得别人去买,至少让人觉得这样,否则就该做些别的值得人们去买的东西。

我也曾编过一种精致的篮子,但我并没有把它做得让人觉得有购买的价值。而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去编它,我没有研究怎样让人觉得值得买它,反倒想着如何避免非去买篮子不可。人们推崇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以贬低其他方式的代价来夸大这一种呢?

要让我的市民同胞在法庭、教堂或别的任何地方给我一个职位,我发现这是不大可能的,我只能自谋生路了,于是我就更专注地投身于森林中,那里对我更为熟识。

我决定立即开业,就用我手头积攒的这点微薄资金,不去等通常那些经费了。我来瓦尔登湖,不是为了节衣缩食,也不是为了肆意挥霍,而是要尽可能减少障碍做一些私事,免得因缺乏常识和生意头脑而导致小规模事业的失败,那不仅凄惨,而且有些愚蠢。

我一直努力想养成严格的做事习惯,这对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想跟天朝上国做生意,那只要在塞伦港的海岸设一间小会计室就够了。

你可以出口纯粹的本地产品,像冰块、松木、花岗石之类地道的土特产。这将是是个很不错的冒险。

事事躬亲;既是水手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担保人;既买又卖还做账;收发读写所有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情况;几乎得同时出现在海岸的多个地方——高档货总在泽西岸卸;——还要兼做自己的电报员,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报告所有来往船只的一切情况;保证稳定的货品调配,以满足需求量甚大的海外市场;还要熟知市场行情,了解各地的治安状况,预测商业与文明的走向;——利用一切探险成果和先进的航海技

术,走最新航线;——研究航海图,确定暗礁、新建灯塔和浮标的位置,时常核对对数表,要是计算上稍有差错,就会让本可安全抵达码头的船只触礁——拉·布鲁斯就遭遇过这种不幸;——还得跟得上各种科学的发展,从汉诺人到腓尼基人,再到今人,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都要研究;最后,还要时不时地盘点存货,了解自己处于哪个位置。盈亏利息、扣重添头,以及其间种种计量问题——这些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真要使人用尽浑身解数。

我觉得瓦尔登湖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它不仅有铁路和冰块行业,还有其他优越条件,也许把它们泄露出来并不明智——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和基地。你不必去填涅瓦河那类的沼泽,尽管要处处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涨水时,河中的冰块,再加上西风,能轻易地将圣彼得堡从地球上冲走。

衣服的问题

说到衣服,就马上涉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或许我们买衣服,常在意别人的看法,或是追求时髦,而不去考虑衣服的真正用途。

让那些有工作的人想想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机体的温度,其次是为了在社会中遮掩起赤裸的身体。评判一下吧,如果不在衣柜中添置新衣服,可以完成多少必须的工作。

国王与王后,他们每件衣服只穿一次,尽管有专职的裁缝师,而他们却无法体会到合身衣服的妙处。他们仅仅是干净衣服的架子而已。

我们的衣服,因为整天与我们融为一体,从而具备了我们的性格,直到对它依依不舍,一再地修补,却舍不得把它扔掉,俨然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没有人因穿有补丁的衣服而降低身份。然而我确信,一般人都很在乎衣着,衣服要时髦,至少要整洁,没有补丁。至于有无健全的心志,大可不必在意。但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够谨慎。有时,我拿以下这些问题测验我的友人——谁肯穿膝盖上打补丁,哪怕只破两条缝的衣服?大部分人似乎深信,如果他们照做了,就是自毁前程。与其穿着破裤子进城还不如拖着瘸腿拐进城。

通常,如果一个绅士意外伤到了腿,这是可以医治的。可若是伤到了马裤,那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真正在乎的是“受人”尊敬的东西,而不是“应该”尊敬的东西。

菲菲夫人曾自东向西周游世界,当她走近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时,觉得去谒见当地长官有必要换下这套旅游行装。因为她“到了文明国家……,这里以衣取人。”即使在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中,要是获得了意外的钱财,穿着体面的行头,就会受到众人的景仰。